吳中金石新編

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吳中金石新編卷七

明　陳暐　編

雜紀

文正書院記　祝顥

書院在蘇城中吳縣西隅通衢之上祀宋大賢范公之祠也按范之先世自北徙南而居於吳公生於武寧官舍長仕中朝而薨於徐子孫奉其柩葬河南萬安山而祠於是者以公父母之邦且其地本范氏舊業公嘗經

理作義莊以贍宗族者也當宋咸淳丙戌太守潛說友始請於朝立專祠祀公元末至正甲戌郡守吳秉彛又奏改為書院而以公之贈謚表其門閭舉其族之嫡嗣主奉祠事義莊田宅悉附天平山三太師墓所逮際昌朝大新禮制遂以書院登諸祀典春秋祭享郡之官屬師生與其族之子姓咸集祠下行禮著為定規彰彰詳備可謂盛矣然自國初至今百有餘年而祠宇室堂日入於壞時雖修治而功費浩穰率未能完美如舊今主

奉從規與其族人屢欲經營顧力弗逮所賴郡守劉侯為之規畫又值歲祲公私多故未克就緒適監察御史劉公持節按臨爰自下車洞燭幽隱發奸摘伏而下無遁情洗寃滌滯而犴無留獄且不翕翕希同矯矯務異數加延訪以革猜防故政不迷而廢墜畢舉於是郡守得以祠事白公公曰事神治民敦崇風化郡邑首務有或不然非憲體所當究乎夫事有經權時有可否貴在變通使無偏廢可也矧先賢祠宇風化所關宜亟行之

勿怠吾亦為之處焉用是親詣祠中纖悉畢視默運冥思酌量措置悉付長洲縣令劉輝典史張灝董之而責其成令龎慎老成謹於趨事曾未逾時凡祠之敝者一撤而新之言言赫赫加於舊觀邦之士庶來瞻來仰靡不驚歎而莫究所繇蓋是圖也材給於上而官不加費力役於下而民不告勞神享其成而族賴以託一舉而衆美悉具非善於謀敏於事而公於心者未易臻此衆方落成會監察御史戴公巡歷至郡詣祠見之極加稱

賞曰盛事也不可無紀於是令與主奉數過丘園以記為請予惟文正公之髙風大節彌兩間而冠百世者登諸國史載諸郡乗而雜出於譜傳紛播於品題者不可勝書至今庸人孺子一聞公名皆知敬仰故其平生所至存有生祠没有廟祀者不約而同於以見秉彛好德之誠不以古今彼此而有間也况公父母之邦精神手澤所在則凡生於斯仕於斯者有不加之意乎是宜賢監司良守令之用情於是也第顯晚生末學淺見寡聞

不能加毫末以光盛事為歎然嘗聞之記者取記其事實信今傳後不失其真乃可故敢原其始末畧其彌文而為之直書云侍御公名魁字士元髙唐人戴公名仁字以德句容人郡侯名瑀字汝器蠡吾人皆以進士歷顯榮所至有聲不係諸此不書

新修道山亭記　黎擴

蘇為南圻大郡其學制之雄麗池圃之幽邃尤為江南諸學之冠尊經閣西數步有小丘焉隆然而起髙約四

五丈廣約畝有畸其趾三方浸以大池意其初必因鑿
池累土而成殆有類乎道家所謂蓬萊方壺者故名之
曰道山繞山上下羅植松栢雜木陰欝森聳干雲蔽日
登其巔可以盡得一城內外之景也國朝宣德間南昌
況公鍾受勑知蘇始作亭於上四隅之柱以石四面之
窓以魧深廣各二十尺崇比廣而減四之一焉翼然奇
偉之觀師生於勤學之隙得為游息之所後將三十年
亭日就壞雖更數守咸莫介意幸而去年夏得四明姚

公堂恭承上命來守是邦涖學勸課之餘乃登斯亭俯仰低徊而嘆曰前人之蹟可坐視其廢刓有益於師生絃勞釋瘁者乎於是捐己俸市羣材易腐以堅補缺以完加以藻繪題以華扁既訖厥功煥乎其改觀矣公與二三僚從登於其上第見天光雲影相蕩於上下官府民居仙宫佛刹相簇於遠近至於吳山震澤之幽且迥者莫不畫在乎目睫間矣公欣然以謂衆曰是可樂也宜有以記之惟兹學初由宋大賢范文正公仲淹捨所

得錢氏之地而建然文正之素志在於先後天下憂樂之言而我姚公生於數百載之下慕文正之風於數百載之前果諧所慕得典文正之鄉郡能不以其素志之言見諸實行而肯托之一空哉且前此數歲水旱相仍飢饉薦臻蘇民之生鮮遂公雖欲修斯亭覽斯景以樂斯樂不可得也幸今聖天子在位斂福錫民年穀豐登民生大遂公安得不修於斯覽於斯以樂於斯乎且公之樂於斯者非獨一已之樂也蓋將以同乎斯民之樂

也不過托斯亭以發之爾又何戾於文正之所言者耶

嗚呼地因人顯名以事傳而今而後滁之豐樂岐之喜雨又不得專美於前也用是為記以鑱諸石俾蘇之後人得有所考亦有所思云

長洲練氏義塾記　宋濂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

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則成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篪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於縣若郡郡許以為宜遂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

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於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法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彊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壊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絶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

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慜前代之弊欲使海内之民皆霑沐禮義大設學舍以教之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則成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皆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使咸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時蓋將始於今乎姑刻其事以俟

大塲鎮重修義塾記　王直

大場鎮在嘉定縣東南六十里元有義塾邑士沈文輝所建中為殿以祀先聖四配十哲侍焉其諸賢像則圖於兩廡之壁有堂有室以為師弟子講肄之所其制一倣縣庠而差小割田千畝收其租以供祭祀飲膳之費謂之義塾蓋當時所賜名而趙文敏公題其榜揭文安公為文勒之碑入國朝來田歸於有司師生無所仰給講肄遂廢迨今七十餘年殿堂門廡日入於壞會朝命下興社學民居有遠於郡縣學子弟無所受業者俾學

於其中而大塲鎮當有所建置於是里之士人沈軒以
故義塾白於縣丞張鑑欲修葺之以教里中子弟而力
有不逮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巡撫諸郡毅然以興學
教人為務鑑乃為書請於公公為屬之邑令宸昭及丞
俞觀等俾協力治之昭嘗為監察御史亦篤意教事經
營規畫市材命工修大成殿三間明倫堂五間兩廡各
十二間儀門如堂之數以正統八年八月興工越月而
落成壯麗宏偉煥然一新里中子弟得受教於此而頌

周公之德與賢令丞之功不置鑑復與衆謀曰是役也非廵撫大人之力不至是其嘉惠學者厚矣不可無記以示久遠廼因長洲縣學教諭蕭彦清求予為記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有門門之左右為塾里之仕而歸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主其教歲功方興凡弟子皆出學傅農事則父師少師旦暮坐塾中教之以孝弟忠信恭敬遜讓歲事既畢則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其秀異者

則以次而進用之今家於是鎮者累百計非止於二十五為弟子者衆矣且其人多秀而喜文皆不以農為業頗得專志以讀書則學乎此者其成功當易於古人然予聞之師者教之本也塾既新矣將欲成賢才美風俗以稱修塾之意於師可不慎哉今縱不得致仕之老者亦必求夫德成行修之士為之師使凡學者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深究而力行積中而發外蔚乎其有文

卓乎其有立始而為閭里之榮終而為邦家之光則於斯塾可無負矣初沈文輝之為此凡教養之資皆其所自出此義舉也故名曰義塾今猶為此名者周公以為興學以教人與人之勉於學皆理之所宜為不可緩也故云然然則為師弟子者其可佚居慢遊而已哉

張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宋濂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粤自洪武七年春

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民張成妻唐氏妙堅生
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廼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
飛鴻尚不再偶況於人耶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
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有七二子頗
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耆里耆某言其狀於縣縣
上於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如制令臣
故牀死上中書以聞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四方
來觀莫不歆艷其子彥存竊以爲龍光自天照耀下土

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
嗣能徵濂著銘鑱諸樂石濂惟夫為婦天大倫之攸繫
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
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
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王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
加貞節所以化行四方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
當備載其事復繫之以銘銘曰聖人御極惇敘天彝弘
敷大訓隂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赴

遐聳有婦氏唐來歸於張克莊二雛其夫乃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噭噭者雛匪親孰依忍死鞠之心惟天知寒颸蕭蕭青燈在壁月落參横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其改圖豈無甘膬何忍茹荼含涕陳辭鴻不再匹人爲物靈顧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亨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巋者門銀板漆書其光焞焞皇匪爾私用爲世勸推以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

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太史作銘勒諸樂石奉揚鴻
休以昭罔極

節婦黃氏旌門頌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閶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
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
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
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
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

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謂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籍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爲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者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爲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爲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婺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

十有三丈聰愳無以侈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遣
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
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
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
緩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
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為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
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
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輙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

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為之頌頌曰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四表孰不犇趨非有輶轄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敘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儋石室

若懸磬母子煢煢相依為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闗
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
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即死
我志靡它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
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
奚俟婦曰咈哉何言之果我志可易泰山可隳泰山可
隳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既寧謐子亦生還
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

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若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棹楔棹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儆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婦道不虧尚軫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朱孝子旌門記　吳寬

論天下戶口莫庶於蘇郡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郡之大者乎今朝廷有大慶頒恩詔輙令有司具

節孝者來上然自建國以來凡百餘年蘇郡節婦歲有之何孝子之寥寥耶豈其行為難人鮮能舉邪其見於公牘者洪武間有張孝子一人可謂少矣至成化間又得朱孝子一人乃乙未歲旌門之典下士大夫為文詞以表揚之者不一而足於是朱孝子之名播在人口余因疑郡中孝子固多彼窮居僻處者特無人為表揚之耳如張孝子非託之公牘其名亦已亡矣此可見文詞之有用也朱孝子為人與其名字里居見山西參政祝

公傳已詳其年將八十康健不衰比歲凡孝子詔賜仕服榮身適預焉其葬父後嘗廬墓上予既爲作聽烏軒記令其子存理持旌門銘頌詩賦數十篇至都下見示又欲得予言爲記盖知文詞之有用惟恐其父之名不傳亦其孝也

東莊記　李東陽

蘇之地多水葑門之内吳翁之東莊在焉菱濠匯其東西溪帶其西兩港旁達皆可舟而至也由櫈橋而入則

為稻畦折而南為桑園又西為果園又南為菜圃又東
為振衣岡又南西為折桂橋由艇子浜而入則為麥丘
由荷花灣而入則為竹田區分絡貫其廣六十畝而作
堂其中曰續古之堂菴曰拙修之菴軒曰耕息之軒又
作亭於南池曰知樂之亭亭成而莊之事始備總名之
曰東莊因自號曰東莊翁莊之為吳氏居數世矣由元
季逮於國初隣之死徙者十八九而吳歸然獨存翁少
喪其先君子徙而西既乃重念先業不敢廢歲拓時葺

謹其封濬課其耕藝而時作息焉翁仲子原博以狀元
及第入翰林爲修譔獲以其官封翁朝士與修譔君游
者聞翁賢多爲東莊之詩詩成而莊之名益著修譔君
以謂予曰幸吾子之識之也夫人之業未有不勤成而
侈靡者翁之爲東莊也承往敝而修之僶俛劬瘁歷數
十年然後備亦既囏矣而翁又遵道畏法雖處貴富泊
然與韋布者類則所以保其業者豈苟然哉易曰幹父
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由是觀之翁之業雖百世可

知也又聞翁積而能散衣寒食餓汲汲若不暇則玆莊
也寧直以自樂為燕游而已今修譔君科甲重朝廷文
章望天下愛民憂國恒存乎心而見乎眉睫則推翁之
心以達之天下又豈直足以保其私業為玆莊山水之
重而已耶然君子論家業之艱考世德之有歸信文獻
之不可無者必自玆莊始作東莊記

吳中金石新編卷七

吳中金石新編卷八

明 陳暐 編

雜記

雲巖雅集志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兹矣閉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蓬短棹飄然往儵然還而未嘗有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之自玉峯來也始相約為登高之集約所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丘之

雲巖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翌旦至者即與及旦而鹿冠道人自東原至愛雲道人自牆東至醒菴未菴兩丈學至自綠水園翁乃與之載酒𣪍出閶門追及居士於畫舫而長沙幕賓繼至遂即舫中張宴為水嬉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自山門笑詠以登巖緇野褐睥眙相視迎而導之自麓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畢造焉既乃導鶴澗過松菴循劍池隮雲閣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

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於時黃花方盛開来英浮白薦
以紫萸綠橘而山珍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淪
以茗故雖酣而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巖阿憑軒
以眺邇而千章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
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聳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
自乾而離陣列車連衡絶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坤
而巽匯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坱圠混茫與天無際使
人神爽飛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

句吳之遺迹弔闔閭之玄宮慕泰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嗟覇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為四韻之詩鹿冠繼之兩文學繼之叟雲長沙又繼之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於是六人者齊起舉爵以屬翁曰古今人率以菊節登高登高必以詩酒為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

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游衍而兼有詩酒賡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盖前此所未有也不可以不志翁乃起而謝曰然哉吾聞君子而有道也其憂以人其樂以天未聞以詩酒也以詩酒為樂者世之流連光景者所為耳君子而樂乎詩酒雖時有之豈其心哉是故居廟堂而憂民處江湖而憂君以人而然也簞瓢陋巷而樂不改蔬食水飲而樂在中以天而然也以人者有時而不樂以天者無往而不樂若夫居士優老而歸慕

賓從宦伊始鹿冠傁雲嘉遯丘園兩文學表儀鄉校蓋有樂而無憂者顧吾獨以戇直忤時涉難幾危於人而幸全於天其憂以人者不可勝言矣而樂於天者亦未嘗不泰然而自得也乃復恭承先帝今上之恩賜之環命之服優游田里去危就安時從諸名勝之遊何幸如之何樂如之夫食飲者其得味同而飢渴者若加旨焉今吾從諸君之遊亦猶是已敢不如語志之居士為玉峯夏仲昭其仕歷踐清華以太常卿致政詔進階二品

鹿冠為京兆杜用嘉愛雲為吳興施堯卿醒菴耒菴皆
陳氏故太史怡菴先生之子仲為孟賢季為孟英長沙
為彭城劉廣洋故大司成假菴先生次子也

太湖諸山記 王鏊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巍然雄峙起伏於東西兩洞庭其
偃然橫絶而北首者馬跡自西而南逶迤明滅於天際
者衡漫橫三山此皆有居民村市里巷多橘柚茶椒桑
梓之利東洞庭之東雲水明麗望之若斷而聯者武山

其北穹然若立碑者石牌突然而贅出者餘山其西首銳而末岐者箭浮若屋而欹者王舍王舍之南為苧浮有若棄錫於水者大錫小錫有若籃入水其耳可見者驚籃有若馳於前後追而及之者猶鼠有若船者浮山橫絶西南者三山三山之南為澤山厥山西洞庭之北有若隆然而曝水次者黿山山多石可碑又北為長沙又北為葉餘有若石筍巀嶭對立者王柱稍却者金庭有若飛而欲集者南烏既集而啄者北烏二女娟好背

而立者謝姑其南為崓山若人戴笠者帽山若房者舍山五峯並起若不相伏者五浮若五浮而少二者筆格驤首掉尾勢欲逝者石蛇若螺者青浮其西大雷北小雷世傳二雷相近而不相見見風雷作小雷之北點點水面若人者若禽者若馬騾者若器浮者為大小竹東西獄衣杵曈浮隂山橫山紹山大千小千若琴者為琴山衡漫之北若沉若浮為厥浮殿浮白浮又北為大貢小貢又北為茅浮若五星參錯五石浮又北為思夫山

馬跡東可十里為杜圻南夫椒夫差敗越處也與夫椒對峙而差小者小椒西北錢堆有峩冠立者獨山若二岏可凭者大岏小岏若雙凫欲止者二鴨若老人磬折相向者大墮小墮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游林屋洞詩序　王鏊

包山之西有洞焉曰林屋廣可坐數十人石皆谽谺中空紺碧深翠夏則涼冬則燠雨入則晴晴則陰森若欲雨者正東有石橫道匍匐可入入則豁然大明行數里

有石牀石鉦金庭玉柱柱之上有字曰隅凡相傳吳王嘗遣入窮其境數日乃出宣州世莫知其然不而故武功伯徐公嘗至玉柱之側見隅凡字云弘治十三年三月水部郎中傅君曰會以治水至山中公暇約予同遊予以治任北上不及偕君游之明日以詩寄予曰奇矣奇矣乃作亭於洞之口使游者憇焉予生長山之東於所謂林屋洞者嘗一至其處其於所謂隅凡者志欲一詣焉以驗其然不而竟未之能也物有近而難至者豈

謂是歟聊因傅君之游和其詩併鏡之亭上云隅凡深
處禹書存尚有神靈為守門穴底玉泉流作汞巖前壁
月過留痕燕飛尚驗晴為雨龍戰猶疑數應坤闢說遥
遥天漢接胷中雲夢不須吞

廡石記 吳寛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
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頎然數尺重而不奇蠢
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

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璜
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
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
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内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
猶存而埋没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
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
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
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

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没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俟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倫相與督役夫曳至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跡不絶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况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舉賢舉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

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戾自兹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顔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二日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復别琢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遊石湖記　朱逢吉

姑蘇之西不一舍而近有石湖可千餘頃岸左右皆居人雜植桃柳梅竹其下匝水率蒲荷菱芡之屬中涵澄波猶氷鑑然沙鳥風帆出没往來無虚時具區横其南良田沃壤綿其東越來溪絡其北層巒疊巘環其西背具區行數十里至湖西而止峙為三峯盤旋如蓋由山麓抵絶頂可三里晋支遁嘗棲其上唐因建梵宇曰楞伽後立浮屠岌岌撑太虚若欲飛動前闢小殿列為神像者五自前代時城内外曁村落百餘里間男女稚耋

當春夏月遠近各相率舟行載酒殽雜樂戲具徒行乘馬驢竹兜競以壺榼食器自隨或登岸以樂神日肩摩跡接畢則宴遊以樂太平逮今如之今年春正月余奉
詔理水是郡偕吳縣判簿濟陽江君率民循行田閒築堤防疏壅障遏奔激夙夜從事罔敢息舟常過之未暇一登覽二月既望行次湖上適以風波遂輟棹登岸君曰今省農幸周水之汨田他鄉者已漸縮惟濱湖斂否莫覩盍相與凭高覽之遂登峯之巔四顧其下田向所

謂溺者蒼翠覆阡陌井井乃矚吳西羣山如穹窿靈巖如天平陽山薦福如獅子横山黃山吳山小者離離如青鬟螺髻高者列翠屏參差出烟樹杪湖波瑩然在足底殆天啟畫圖信為遊樂之境餘所莫及抵暮寺主僧德啟倒屣出翠微亭延觀雙冷泉掃榻以宿時治平僧清渭先在坐焚香煮茗相與清話翌旦下山復歷諸村墟若木瀆若光福若横金及過具區登包山督促戍農功於是堤之圮者整頹者立坎者夷水以車力入於湖

溪田野漸復故修禊日舟過湖濱入治平精舍值僧渭
松陰中相與尚羊覿吳之洌泉及深沙神池泉池所甃
石已撤毀所存潢潦一窪而已遂縱步登中第二峯披
蓁蕪攝衣以上可三百武其顛方整若印故老相傳吳
王夫差嘗即此爲祀天之所俗因呼拜郊臺外繚崇垣
循湖堤坡陀起伏如昔向有寶積寺居其麓今叢荊野
蔓悉莽爲狐鼠之墟興廢不常無足慨者獨其北第三
峯未登翌日老僧淨日直其舍後薙荒穢取道叢篁曲

折間攀援而上殆數十尋峰頂狀如磨故名茶磨山當石竅中出泉一泓不溢不涸甚清冽可愛峯之北下瞰湖尾瀦為蓮花陂山之環拱騰蛟翥鳳至湖以峙者奇秀萃此峯誠為吳中冠治平寺獨當之峯左則枕湖有二橋聯絡東曰越城西曰行春其旁有亭宇俯臨湖波乃即樵徑崎嶇而下入面湖佛祠祠裂巨石鑿巖洞幽邃清絶禖樹隂翳樛枝交其上巖下泉一池黝碧深百尺許魚洋洋遊其中飛石梁其上踰數仞過此而北巖

中立石斲大士像前為小軒尤奇因少憩俄見樹杪懸
一蛇可三四尺色蒼碧初疑為蔓童子以礫擲之輒昂
首空中騰及他枝而去老僧以為異云至亭下有碑刻
石湖二字字盈尺其兩間璽文一曰御書之寶小字三
曰賜成大具有表文乃知宋入范成大當孝宗朝為參
政乞歸老石湖故有是賜表則其上謝者按蘇州志載
公以文學政事著名其歸老於斯園堂亭樹遊樂之所
非一湖因之以稱今遺趾漫不可考獨湖北數里山曰

天平文正公祠猶存今四百年山林蓊蔚如故所置義莊子孫蒙其澤未窮是知君子惟道德為永世之本山水未足云然古明達士遊覽所至必紀其見聞所以益智識今余老而無學於格物致知之道不敢不勉故記

丹井銘　宋濂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招真之館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則正浚井得藏丹石碱啓之化為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

丹光熤熤然邇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甓作亭覆其上時皇明洪武元年也然仙家鍊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犒廢而新治豈玄學復興之徵歟銘曰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為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玄巾發我室雙禽衝霞飛𣿰𣿰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天地畢

遊郡西諸山記　都穆

弘治己酉秋九月甲戌予與客汎舟將遍遊吳郡西諸

山客曰虎丘之勝甲吳下且密邇閶闔遊必自虎丘始予諾焉亭午至山下覩憨憨泉泉為人投瓦礫塞之將泥不食從石旁上東山廟即短簿祠中麗然雜以土偶有老僧方閉關坐穴中與語頗可聽下東山北行登千人石旁有古木根出如蟠虬一本而為幹者三經清遠道士於鶴澗澗涸灌莽生焉後人亭其上既而登五聖臺僧供茗命前導西南行至一菴甚幽寂蓋宋和靖書院舊址也悵惋久之南行沿小溪復上千人石度石梁酌陸

羽泉近庸僧屋其半頗減清洌出觀劒池左石刻虎丘
劒池四大字是顏魯公書上兩厓壁立數仞勢欲崩裂
其隂多昔人題名衆恐不能久讀遂登可月亭北有李
陽氷篆生公講臺字分鐫四砥而亡其一衆皆從故道
下去時巳逼瞑予欲止宿客不可乃返乙亥仍泊虎丘
午食出射瀆大風西北來舟遲遲行縴屢斷屢續西望
天平岝崿秦餘杭諸山如龍游馬逸應接不暇過許墅
入竹青塘而西日光反射影在山半霞彩絢爛丹青雜

施工不能繪至通安橋已昏黑夜深抵友人朱氏宿丙子早食出朱墅北泛彭山堰午西風甚急遂由堰西北約五里至陳湖莊復五里由望湖橋南出遊湖從曲港登新豐南山共坐呇石山人有牧羊者予問瀨湖諸山始知高出鄧尉者曰銅坑山亞銅坑曰安山牛城嘴居游湖北與安山對峙如兩峽然而其西接太湖極北青霞一抹視洞庭兩山猶遠者無錫之九龍山也下山歡飲盡醉丁丑早雲翳翳布空中疑有變少焉日光曈曨

衆游興勃發由謝莊西行復經游湖南過陸家港里許入西堰水益緩山益近岡嶺稠疊橫迴峭拔呈技獻巧殆不可狀而浮圖七級聳龜山巔影落水中予笑曰此王摩詰得意筆也泊泰定橋登虎山里許至光福寺主僧聞客至出逮入方丈山峙其前者名鉢盂其左鄧尉山也壁有元人聯句詩多剝落皆不著氏名其字畫類黄豫章有墨沼從囱隙窺之僧云傳為顧野王研池殆或然也過齋堂讀唐進士顧在鎔詩刻遂上龜山坐浮

圖下浮圖有巢鸛二見人戛戛作聲衆方欲呼酒僧謂
七寶泉在鄧尉東麓不三里而近共出登舟經東堰已
半淤塞蘆葦蒲稗生其中視西堰少劣至則舍舟遵山
徑行夾道多古梅長松入僧菴有雙柿丹實纍纍可愛
上山行修竹間有亭憩焉其後即七寶泉泉生石間環
甃以石形如滿月深尺許掬飲甚甘僧接竹引之然不
知發自何時且弔陸子之不能遭與茲泉之不遭也予
索筆題名亭上暮還光福方丈戊寅至姚家河陸行數

里遊奉慈菴中故有養閒樓元季里儒徐良夫好客四方賢士多集樓上今亡獨其扁存堂背白山茶枇杷蠟梅列植左右出僧欲導觀山上泉不果三里至玄墓山從松篠間傴僂而上山多楊梅梅樹湖水明滅樹閒衆冉冉如空中行約一里入西塔院小飲晚院之僧具湯沐宿焉己卯自西而南四百步路多古梅皆螭蟠蛟結蒼蘚被之如鱗出大道東北千步有長松五株鷹巢其一又西北二百步度石梁上萬佛閣南望太湖法華山

横亘其中漁舟數十出没若鳧鴈然而洞庭長沙葉餘梅灣諸山隱隱在烟霧間詩思頓發北而東二百步有僧揖入小閣閣視萬佛十才一二然所據地髙出木杪山四面環之如玦景特奇僧飯客閣上仍出松花餅客作詩有不見太湖真面目眼前終恨法華山之句予不以為然乃作詩為法華訟冤西行可百步至僧房其扁曰天開圖畫見湖最多兼見小横山一抹由禪堂西南三百二十步有老僧房前美竹數百挺與松栢争長地

窪然下衆嘯詠焉又西三百步經僧房六以日暮不及
遊還塔院宿庚辰僧陪客下山西行復經奉慈菴謁宋
金紫光禄大夫黄某墓其旁有香火院僧盡出斷碑五
六横草莽閒蓋玄墓至是行四里至銅坑山其山一名
銅井僧云高二百丈予與客取捷上由别道山多亂石
且峻拔行者多顛踣每一人踣衆皆大笑至僧菴觀所
謂銅井已無水深可丈餘上大石若將壓者予令童子
入井大呼聲不得出如在瓮中山頂多奇石可望見二

百里羣山在其下小山浮湖中如杯人人大快以為平生奇觀適山人送酒至遂剖橘作杯飲皆盡輿庵僧煮菜供午食循道至山半勢亦陡峻皆攀以童子狼狽而下回視莫不心慄更慶以為無虞去銅坑東北三里謁宋章都官墓抵包家河登舟復從西堰過泰定橋東北七里還朱氏宿辛巳朱氏東南三里至蜀山訪王清獻公玄孫晉索其舊藏出清獻畫像及孝感詩族譜閱之門内有塑像置壁脚亦云是清獻公牆角塑像為尼相

者清獻母張夫人也晉言清獻父死海上張氏年甫三
十七抱清獻入覲時清獻生才三歲元主恐張氏二志
命殿前祝髮為比丘尼賜號無為大師住吳中妙湛禪
寺出門讀草間碑碑凡三其一無為大師塔銘鄧文原
撰午還朱氏壬午復經彭山堰行八九里艤舟又二里
至秦餘杭山夾道松如步障上六百步息足僧舍復二
百三十步至大石下有泉二泓其一為雲泉石錯互若
類領斷齶從其後視之又若狻猊卬首尻下其前罄石

如卧鼓可坐二三十人入雲泉庵躋石級有古梅生石閒轉東石一股西跨類猛士跂足立人行其下又轉而西鑿石為階旁設以闌杌棿不可凭屋壁讀李武選吳太史張子靜史明古諸公聯句東行有巨石閣厓上欲墮又土得大石巖上俯下嵌中像開山僧衆小憩午酌庵之北樓日暮下山與諸客别是夕宿通安橋癸未入城葢自甲戌至癸未凡十日皆風日清美舟楫往還百數十里歷名山六小山二而諸客者皆冠衣詳雅從容

尊俎間莫不目飽意滿充然有得而忘其疲其慶幸不既多乎遂次第筆之啟好遊者

郎官栢詩序　金問

蘇之崑山古之婁縣也地大物盛為今圻內望邑按郡志城本吳子壽夢所築山在城中而石多似玉因以得名自昔靈區輿壤紺園琳宇環布其下傳歷滋久完葺弗繼則委頓於荒烟野草之間至若名人達士高墳大冢皆歷歷在望仁人孝子於其先其封樹等威禮所得

為者宜無所不用其極矣其或世澤告衰而殘碑賸枅見欺於狐兔而增過客彷徨者自非有忠厚之人居可為之地烏能興起哉正統丙辰廣陽羅延齡由兵馬副指揮來宰是邑既視篆即進父老詢民利病而興除之曾未浹期政和歲稔輿情大悅暇日復從吏民循山之麓顧瞻徘徊喟然歎曰山為一邑之鎮民賴以安而凋敝若此非古人教護屬功之意乃率其民相與植栢於上鑿石通路而塞其旁蹊疆理既嚴樵蘇絕迹且方事

之際陰雲蔽虧霡霂時至未幾而條枚四合蒼翠彌望邑人感之名其所植為郎官柏儒林君子即其題為詩以美之而兵科給事中王用節等謁予文以序其實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蓋人之思慕其親而不見則寓情桑梓而不能已焉矧體魄之所安乎漢天子以之而來趙佗安平君以之而激容人之忿天理民彝有不容已者不待丁寧訓告而自然之應捷於桴鼓此郎官柏之名所由著也嘗論徂徠新

甫使無生植則亦魯邦之培塿耳而詩人詠之萬方誦之千古之下傳之者豈徒然哉然則延齡之德與茲山茲栢同於不朽者寧不本於諸君子之言乎

三高祠議　丘霽

蘇郡吳江縣有宋時所建三高祠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蓋取其功成身退扁舟五湖駕秋風而思蓴鱸逸江湖而召不起皆不溺於功名富貴脫然高隱清風峻節可以風士習勵貪饕而不知止者是有益於風教

也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次而忠臣孝子節士烈婦可範後厲俗亦祀之者必仕於其地産於其鄉而為鄉人所嚮慕斯為有益風教如張翰吳人龜蒙居松江甫里而吳江祀之固宜也至於范蠡南郡華容人事越王勾踐初勾踐興師伐吳吳王夫差發精兵擊勾踐於夫椒遂圍於會稽勾踐用范蠡計令大夫種以美女寶貨獻吳太宰嚭勸夫差罷兵而歸勾踐子胥諫不聽以死勾踐歸國苦身嘗膽欲雪會稽之恥秣馬厲兵二十餘年

始興兵伐吳遂棲夫差於姑蘇之山夫差使公孫雄肉
袒膝行請成於句踐句踐不忍欲許之蠡曰㑹稽之事
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句踐
聽蠡言遂平吳地夫蠡之謀實忠於越而於吳則讐也
今吳江之民得非吳之遺民乎安有遺民忘恥祀讐而
可以風勵士習乎雖有不仕之節扁舟五湖之高於吳
民何嚮慕焉昔夫差欲歸句踐子胥因諫不行被讒
之而賜死今吳民世祀子胥以其忠於吳而有功於民

已於義哉之蠡亦胥之讐豈可同祀於吳地耶宋之建祠元之增修本朝載在祀典范成大亦嘗爲記時未質以吳之遺民忘聦祀讐之事故因循數百年未釐正者無乃反傷於風教耶余叨守郡因閱祀典至三髙祠缺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吳中金石新編卷八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